

衣擺的長短

衣服的下擺未必平齊。比如POLO衫就是前短後長，便於運動，坐下時前擺相對較短避免堆疊更為合體。云貴地區一些少數民族袍褂，同樣是前擺短，後擺長，方便生活勞作。

清人趙古士筆記《寄園寄所寄》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明嘉靖年間，京城某裁縫，技藝精湛，名噪一時，「所製長短寬窄，無不稱身」。某御史慕名而來，定做袍服。裁縫卻先請教御史的為官資歷。御史很奇怪，製衣和年資有什麼關係。

裁縫解釋說：初任要職，意高氣盛，身體向後微仰，衣服應當後短前長；時間稍長，磨礪棱角，意氣微平，衣服應當前後如一；等到任職長久，內心逐漸平和，儀態隨之微微前傾，衣服也就應該變為前短後長。所以，如果不知道為官年資，衣服也無法做到完全合體。

冬奧速滑冠軍王濛有句名言：「我的眼睛就是尺。」這位裁縫先生也別有一把尺子，比量量體裁衣的尺子，還將官場法則看得通透。

但是裁縫的邏輯並不完全適用。衣擺的長短，要因人而異。有些人初上位時，一團和氣，謙遜平易，衣服前短後長方才合適；地位逐漸鞏固，腰杆也挺直，衣服自然應前後如一；等到深耕多年，架子與肚子同步越來越大，睥睨周遭，衣服則前長後短。甚至是一個人同一階段，恐怕也要同時備三套衣服，見上司點頭哈腰，見下屬趾高氣昂，與哥們兒勾肩搭背，前擺後擺的長短都需隨之調整。

如果留意，就是兩隻手如何安放，其實也與衣擺一樣，頗耐尋味。一隊官員視察農田，初入官場者，雙手一般垂在兩側；中層幹部，多雙手交叉在肚前。至於大領導，固然也可或兩側或肚前；但有兩種姿勢，基本是大領導專用，或雙手背在身後，或雙臂交叉在胸前作傾聽深思狀。心態，都寫在手上了。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昆山有位外賣員王計兵，五十多歲了，二〇一八年幹外賣以來，寫下了幾千首詩，今年他出版了詩集《趕時間的人》。書名就是其中一首詩的題目，本身也是外賣的詩意表達。而詩裏的句子「從空氣裏趕出風／從風裏趕出刀子／從骨頭裏趕出火／從火裏趕出水」，早已在網上走紅。我更喜歡的則是「我明明一動未動／名字卻跑丟了／你可以叫我：上一個／你可以叫我：下一個」這幾句，詩的味道更濃一些。報道中說，王計兵酷愛寫作，在拾荒過活的那些日子，在撿

「當年輕人湧入寺廟，他們在上班和上學之間選擇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間選擇求佛。」今年以來，寺廟遊悄悄在年輕人當中流行起來。拋開近段時間的這個熱點話題，如果要給內地城市的佛寺數量排名，你覺得哪裏最多？

「有多少條胡同，就有多少座廟。」按照老北京人的這個說法，北京的佛寺數量一定位居前茅。根據一九五八年的全國文物統計資料，北京當時尚存寺廟兩千六百六十六座。作為歷史古都，北京的寺廟數量之多，在全國堪稱首屈一指，外地遊客來北

做人最想要的是什麼？就是要好好活下去。那麼做人最害怕是什麼？就是不知道死後會如何。因此，死亡之後的世界都是文學或戲劇的尚佳題材，永恒不滅。

記憶之中，小學時期不知哪來的膽量，一九七四年我在電影院獨自觀看電影《陰陽界》。該電影分作三個段落，最後一節名為「柳天素」，男主角含冤死後回來報仇，現在我仍然記得畫外音：「柳天素，入土為安！」這類鬼魅故事，主旨都在告誡世人在生之時多作善，否則死後不安

復活

上周日是西方傳統的復活節。除了J.S.巴赫所譜寫的復活節康塔塔，西方古典音樂中也不乏其他以復活為主題的作品，其中便包括十九世紀奧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譜寫的《第二號「復活」交響曲》。不過，其創作初衷卻和復活節無關：作曲家本人在一八九四年二月出席指揮大師漢斯·馮·彪羅的葬禮時，偶然聽到唱詩班演唱德國詩人弗雷德里希·克洛普斯托克的《復活讚美詩》，備受啟發進而譜寫了這首名曲，並在末章引用了原詩。本周所推薦的「馬勒二」版本由London Records於一九七五年發行，印度指揮家祖賓·梅塔執棒維也

納愛樂管弦樂團，攜主羅馬尼亞女高音伊蓮娜·科特魯巴斯和德國女中音克莉絲塔·路德維克聯袂演繹。封面選用了威尼斯畫派巨匠丁托列托為總督宮創作的巨作《天堂》中的耶穌基督及聖母局部。

很難想像這幅長二十二點六米、寬九點一米，被認為是全世界現存尺幅最大的布面油畫之一，乃是丁托列托在七十歲高齡時「接單」的。畫作用宏大的場面、眾多的人物、驚人的細節和史詩般的戲劇感呈現了聖經中耶穌基督在復活之後被聖母、一眾天使和聖徒，以及其他逝去靈魂一同升天的場面。畫家採用一個由內而外多

層的環型構圖，通過光影的明暗變化、交錯疊加的天使聖徒與已逝靈魂虛實關係的對比營造出清晰且凹凸有致的層次，進而向正中央匯集。耶穌頭頂的金色聖光無疑是這幅巨製的焦點，所有人物均不同程度地沐浴在聖光之下。畫作不僅展現出威尼斯畫派賴以成名的豐富色彩，如電影布光式的戲劇性光影更預示着數年後開始盛行的巴洛克風格及「明暗對照法」。這幅以「復活」為主題的鴻篇巨製配馬勒以龐大編制和演奏難度著稱的十大交響曲之一可謂天作之合。

「碟中畫」《第二號「復活」交響曲》／《天堂》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弓絃巷

在皇后大道中和荷李活道中間，有一條半環形的小巷，曰「弓絃巷」。每次登樓梯街前往半山，爬到盡頭，氣喘吁吁之際，向左一瞥，弓絃巷的入口便在眼前。隨便望望，感覺這巷子平淡無奇，除了半環形的走向稍有特別，似再無誘惑。於是每每路過，然後錯過。

令我走進弓絃巷的，是一場不期而至的大雨。那日，我去文武廟進香，出得廟門，天氣陰沉得緊。連忙沿着樓梯街行落。待豆大的雨點噉裏啪啦地砸了下來，弓絃巷幾間鐵皮檔口正正躍入眼簾。索性拐進弓絃巷，於一檔口避雨。檔口不大，只有四張小圓桌，魚蛋、奶茶、厚多士，我有些猶豫點什麼來吃，生怕讓人感到我純粹為了避雨才來不禮貌，孰料老闆的豪爽打消了我的顧慮：「坐先喇，唔食嘢唔緊要。」我會心一笑。老闆告訴我，平日裏街坊喜歡來這裏「歇歇腳、傾吓偈」，這鐵皮檔口租金低廉，他和祖父在巷子另一頭

的樓樓居住，「每天從屋企出來，開店，把巷子走遍，到夜晚關咗舖頭再行返去，二十多年，除咗颱風和春節，日日如此。」我問他這巷名的由來。他搖搖頭：「我只知道這裏曾有成片的竹樹，上了年紀的街坊老人家偶爾還會叫『竹樹坡』。我的祖父今年八十歲了，他出生時這裏就是弓絃巷。前些年，有教授說『絃』字不正確，應該是『弦』。其實，有什麼所謂？這巷，我走了一輩子，家在這裏，每日走着，心裏踏實。」

攀談間，雨停了。我告別老闆，在巷子裏端詳風景。再行下去，兩側是居家的小小院落，不知誰家的三角梅俏皮地探出頭來，為靜謐的春日午後添一份生動。「曲終闌盡，餘弦更響」，那老闆的話，讓我想起了漢代的這句詩。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寫完就扔

來的各種廢紙上寫詩，然後賣掉。我覺得，這種寫完就扔的狀態，更接近寫作的本真。

閱讀是修身養性的好方法，這一點，很多人都是認同的，其實，寫作也是的。過日子寫日記，讀書記筆記，外出寫遊記，如還寫寫詩，就更有趣了。要說寫作的功能，多了去了，記錄生活，梳理想法，摘抄雋語，發洩鬱悶，傾訴秘密……一個熱愛寫作的人，運氣壞不到哪裏去。

對於不以寫作為業的人來說，平日裏寫的東西大多逃不脫「一扔了

之」的命運。當然，它們未必如王計兵的廢紙那般賣進廢品站，在今天更多是「扔」進了無邊際的網絡空間裏。其中包括但不限於，一條百餘字的微博或微信朋友圈，轉發時寫的一兩句評語，網上追劇時發出的幾條彈幕，寫時心血來潮，不得不發。偶得妙語佳句，幾天內還記得住，不時炫一下，時間一長，就扔在了記憶深處，深到想不起來了。不信，你翻翻自己三年前的微博微信，大概率會發現很精彩的話，再次看到時連自己都不敢相信：這話竟然是我說的？

北京的佛寺

京旅遊，行程中一項主要安排也多是逛古剎古寺。

北京的寺廟「之最」比比皆是，如擁有全國最大佛教戒壇、北方地區保存遼代文物最多最完整的戒台寺，擁有現存年代最早、規模最大喇嘛塔的白塔寺，和世界上保存石刻經版最多的雲居寺。而經常人如潮湧香客極多的寺廟，則要數雍、乾兩代帝王的「在潛之居」雍和宮，作為清政府曾經掌管全國藏傳佛教事務的中心，雍和宮是清中後期規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用金、銀、銅、鐵、錫鑄製的「五羅漢山」、由一棵完整的白檀

木雕刻出來的「檀木大佛」和高達一點五米的青銅「須彌山」，都是寺中瑰寶。

北京寺廟眾多，不同寺廟供奉的佛像可能不一樣，但有一個細微的「線索」可尋。大乘佛教以時間區分認為有「三世佛」，分別為過去佛燃燈佛、現在佛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佛。人們常用東邊象徵過去，西邊代表未來。在北京，「一枝塔影認通州」的燃燈塔位於北京主城東邊的通州，供奉的是過去佛燃燈佛；位於北京中軸線上的景山公園万春亭，供奉着釋迦牟尼佛的法身大日如來佛；而

《能說100萬次就好了》

起一件有關謀殺和誘拐的案件。原來魚住來自寺院世家，具有通靈的眼睛，他知道青木已經死去，幽靈在世間徘徊不去，直到了結心事，便會「升天成佛」。

明顯地，《能》劇以刑偵案件包裝着人鬼殊途的愛情故事。青木與其他一些幽靈就像普通人般在世間來去自如，但卻不能觸碰凡人，只能與魚住溝通。青木記不起自己如何死去，更重要是他未能就此放下悠依。「幽靈無處不在，但又無能為力。」魚住雖然得到青木一些啟示，但仍要憑自

再有，QQ、微信群裏聊閒天，碰上棋逢對手的，你一言，我一語，話趕話，話懣話，精彩起來，一點不比話劇台詞遜色。事實上，好多大作家都有一個小本，隨時記錄自己想到的或聽到的話。不少被「扔」掉的話，因此在名著裏活成了金句。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位於北京城西的香山碧雲寺，其天王殿供奉的則是大肚便便、笑口常開的彌勒佛。

上面的細微「線索」，是去年在北京燃燈塔採訪參觀時，當地一位宗教建築研究專家告訴筆者的。幸運聽到了這位專家的介紹，要不然還不知道拜的是什麼佛。看來，年輕人「上香」前，還是得先「上課」。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己的偵探頭腦追查案件。全劇只有十集，謀殺案在第九集已經水落石出，真正兇手被繩之以法。滿以為故事就此完結，第十集才是全劇主旨。青木的軀體能獲一天還陽時間，他在翌日的晨曦不斷向悠依說「我愛你」，希望能說到一百萬次就好了……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肉鬆的品格

流水的零食線，鐵打的肉鬆界，這是我長大後才明白的道理。就好比是娛樂圈，花無百日紅，主角既能一夜爆火，也能瞬間銷聲匿跡；但配角卻往往是默默無聞、樹大根深，等輪迴了幾圈，人們的記憶中，反而是他們形象最鮮明。

肉鬆，似乎也是一樣的道理。小時候並不喜歡這樣食材，一方面是它「沒能力」自成一派，另外呆在視角盲區，容易良莠不齊，動輒就是油膩鹹齋上陣，什麼瓷實的感官也經不起這份折騰。後來到香港留學工作，第一次見到了「美珍香」，才知道肉鬆的品質等級，完全不在誰之後，早餐塗麵包，午飯配白米，香得恰到好處，脆到福至心靈，一罐在手，頓頓無憂。再後來，內地點心業一路狂飆，從食材到價格都好像坐上了火箭。於是曾經毛茸茸、不起眼，還有股吊兒郎當氣質的肉鬆，竟然又成了唯二不變的配角。朋友們在一起感慨，這東西生命力真頑強，零食起家，混入民間，在無數甜品店裏落地生根，如此八面玲瓏，怕也是沒有第二個了。

在內地把肉鬆帶火的，當屬中式點心「鮑師傅」。這位從老北京走出的手藝人大概也沒想到，之後數年，直到今天，很多城市的人都願意為他的一塊「小貝」，排隊排上幾小時。鬆軟的蛋糕體中間塗上奶油醬，在新鮮的肉鬆中滾一圈出場，就能心滿意足。也是從那時開始，定睛一看發現肉鬆真是無孔不入，何止甜品界，連正餐都已被它席捲了。隨便打開外賣軟件，早餐的肉鬆飯糰以壓倒性的優勢長居銷量榜首，就連號稱增肌減脂的粗糧飯上，都會有它們清淺走過的痕跡。而如今的肉鬆，確實已不似當年那般，緊實美好，從頭到尾都是酥脆的體驗，甚至能吃到豬肉的新鮮感。一轉身，我就為肉鬆倒戈了。

在內地把肉鬆帶火的，當屬中式點心「鮑師傅」。這位從老北京走出的手藝人大概也沒想到，之後數年，直到今天，很多城市的人都願意為他的一塊「小貝」，排隊排上幾小時。鬆軟的蛋糕體中間塗上奶油醬，在新鮮的肉鬆中滾一圈出場，就能心滿意足。也是從那時開始，定睛一看發現肉鬆真是無孔不入，何止甜品界，連正餐都已被它席捲了。隨便打開外賣軟件，早餐的肉鬆飯糰以壓倒性的優勢長居銷量榜首，就連號稱增肌減脂的粗糧飯上，都會有它們清淺走過的痕跡。而如今的肉鬆，確實已不似當年那般，緊實美好，從頭到尾都是酥脆的體驗，甚至能吃到豬肉的新鮮感。一轉身，我就為肉鬆倒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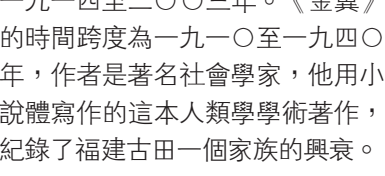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一個假期兩本書

一個復活節假期，看完了兩本書：楊本芬近十萬字的《秋園》和林耀華十四萬字的《金翼：一個中國家族的史記》。或許是巧合又或是通用技巧，兩本書的編輯在宣傳語上都用了「類比」：《秋園》是「女性版《活着》」，八十歲素人作家不朽名篇」，《金翼》則是「一九四四年英文原始版，社會學經典著作，一部堪比《白鹿原》的雄奇家族史詩。」

雖然《秋園》、《金翼》相比起《活着》與《白鹿原》還是有一定的差距，但的確在某種程度上與兩部經典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秋園》的作者是一位退休職工，她寫作的主角是自己的母親，「一位普通中國女性一生的故事」，時間跨度從一九一四至二〇〇三年。《金翼》的時間跨度為一九一〇至一九四〇年，作者是著名社會學家，他用小說體寫作的這本人類學術著作，紀錄了福建古田一個家族的興衰。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